

國故論衡

公威署



國
史
大
綱

卷
一

國故論衡中

章氏叢書之一

文學總略

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稱文。言其采色發揚。謂之彰。以作樂有闋。施之筆札。謂之章。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章。樂竟爲一章。彰。臙也。彰。文彰也。或謂文章當作彰彰。則異議自此起。傳曰。博學於文。不可作彰。雅曰。出言有章。不可作彰。古之言文章者。不專在竹帛。諷誦之間。孔子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蓋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謂之文。八風從律。百度得數。謂之章。文章者。禮樂之殊稱矣。其後轉移施于篇什。大史公記博士平等議曰。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

辭深厚。

儒林列傳

此寧可書作彰彰邪。獨以五采彰施五色。有言黻。

言黼。言文。言章者。宜作彰彰。然古者或無其字。本以文章引伸。今欲改文章爲彰彰者。惡夫沖淡之辭。而好華葉之語。違書契記事之本矣。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蓋謂不能舉典禮。非苟欲潤色也。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爲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非矜其采飾也。夫命其形質曰文。狀其華美曰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凡彰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彰。是故推論文學。以文字爲準。不以彰彰爲準。今舉諸家之法。商訂如左方。

論衡超奇云。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又

曰。州郡有憂。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又曰。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又曰。若司馬子長。鍾子政之徒。繫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前紀。無函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大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論。論世閒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論說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準此文與筆。非異塗。所謂文者。皆以善作奏記爲主。自

國朝論衡
五十九
是以上。乃有鴻儒。鴻儒之文。有經傳解故。諸子。彼方目以上第。
非若後人。擯此於文學外。沾沾焉。惟華辭之守。或以論說記序。
碑志傳狀爲文也。獨能說一經者。不在此列。諒由學官弟子。曹
偶講習。須以發策決科。其所撰著。猶今經義而已。是故遮列使
不得與也。

自晉以降。初有文筆之分。范曄自述。其後漢書曰。文患其事盡
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
也。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
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然雕龍所論列者。藝文之部。一切并
包。是則科分文筆。以存時論。故非以此爲經界也。昭明太子序
文選也。其於史籍。則云。不同篇翰。其於諸子。則云。不以能文爲

貴。此爲哀次總集。自成一家。體例適然。非不易之定論也。抱朴

子百家篇曰。陝見之徒。區區執一。惑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

深美之言。真僞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間。均龍章於素質。

斯可以箴矣。世說文學篇注引惠帝起居注曰。裴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辭精富。此即崇有二論也。世說又

言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道林語。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又云支道林通莊子漁父篇。作七百許語。

敘致精麗。才藻奇拔。是皆名理之言。諸子之鼓吹也。而以精富才藻爲自足。知晉時所謂翰藻者。正在此類。而且沈思

孰若莊周荀卿。翰藻孰若呂氏淮南。總集不撫九流之篇。格于

科律。固不應爲之辭。誠以文筆區分。文選所集。無韻者猥眾。寧

獨諸子。若云文貴其彪邪。未知賈生過秦。魏文典論。同在諸子。

何以獨堪入錄。有韻文中。既錄漢祖大風之曲。即古詩十九首

亦皆入選。而漢晉樂府。反有慈遺。是其於韻文也。亦不以節奏

低印爲主。獨取文采斐然。足耀觀覽。又失韻文之本矣。是故昭

明之說。本無以自立者也。案晉書樂廣傳請潘岳爲表便成名筆成公綬傳所著詩賦襟筆十餘卷

張翰傳文采數十篇行於世曹繼傳所著文筆十五卷王珣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

帝崩哀冊蓋議皆珣所草南史任昉傳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徐陵傳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詳此諸證則文

即詩賦筆即公文乃當時恆語阮元之徒猥謂儷語爲文單語爲筆任昉徐陵所作可云非儷語邪

近世阮元以爲孔子贊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儷爲主。又牽引

文筆之說以成之。夫有韻爲文。無韻爲筆。是則駢散諸體。一切

是筆非文。藉此證成。適足自陷。既以文言爲文。序卦說卦。又何

說焉。且文辭之用。各有體要。象象爲占繇。占繇故爲韻語。文言

繫辭爲述贊。述贊故爲儷辭。序卦說卦爲目錄箋疏。目錄箋疏

故爲散錄。必以儷辭爲文。何緣十翼不能一致。豈波瀾既盡。有

所謝短乎。蓋人有陪貳物有匹耦。愛惡相攻。剛柔相易。人情不能無然。故辭語應以爲儷。諸事有綜會待條牒。然後明者。周官所陳。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反是或引端竟末。若禮經春秋經九章算術者。雖欲爲儷無由。猶耳目不可隻而胷腹不可雙。各任其事。舍是二者。單複固忘意矣。未有一用單者。亦未有一用複者。案宋代以來言文章者皆謂儷語爲俳阮氏之論亦發憤而作也不悟宋人儷語亦自不少蘇軾上皇帝書其著者也曾鞏戰國策序移滄州疏其間儷語與齊梁人不殊下者直如當時四六矣其他類此者眾蓋非簡策之書而純爲單語者世所鮮顧張弛有殊耳。文之名實未是在是也。所以爲古今者亦未在是也。或舉論語言辭達者以爲文之與辭較然異職。然則文言稱文。繫辭稱辭。體格未殊而題號有異。此又何也。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數萬。兼彼經傳。總稱爲文。猶曰。今文家曲說云爾。大史

公自序亦云。論次其文。此固以史爲文矣。又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藝文志言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文章者。謂經傳諸子。遷固所稱。半非耦儷之文也。屈宋唐景所作。既是韻文。亦多儷語。而漢書王褒傳已有楚辭之目。王逸仍其舊題。不曰楚文。斯則韻語耦語。亦既謂之辭矣。漢書賈誼傳云。以屬文稱於郡中。其文云何。以爲賦邪。惜誓載於楚辭。文辭不別。以爲奏記條議。適彼之所謂辭也。司馬相如傳云。景帝不好辭賦。法言吾子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以是見韻文耦語。並得稱辭。無文辭之別也。且文辭之稱。若從其本。以爲部署。則辭

爲口說。文爲文字。古者簡帛重煩。多取記憶。故或用韻文。或用
耦語。爲其音節諧適。易於口記。不煩紀載也。戰國從橫之士。抵
掌搖脣。亦多積句。是則耦麗之體。適可稱職。乃如史官方策。有
春秋史記漢書之屬。適當稱爲文耳。由是言之。文辭之分。反覆
自陷。可謂大惑不解者矣。

或言學說文辭所由異者。學說以啟人思。文辭以增人感。此亦
一往之見也。何以定之。凡云文者。包絡一切。著於竹帛者而爲
言。故有成句讀文。有不成句讀文。兼此二事。通謂之文。局就有
句。讀者謂之文辭。諸不成句。讀者表誼之體。旁行邪上。條件相
分。會計則有簿錄。算術則有演州。地圖則有名字。不足以啟人
思。亦又無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辭。非不得言文也。諸成句。讀者。

有韻無韻則分。諸在無韻。史志之倫。記大傀異事則有感。記經常典憲則無感。既不可齊一矣。持論本乎名家。辨章然否。言稱其志。未足以動人。過秦之倫。辭有枝葉。其感人顧深摯。則本諸從橫家。然其爲論一也。不得以感人者爲文辭。不感者爲學說。且文曲變化。其度無窮。陸雲論文先辭後情。尚絜而不取悅澤。

與兄平原書

此寧可以一槩齊哉。就言有韻。其不感人者亦多矣。風

雅頌者。蓋未有離於性情。獨賦有異。夫宛轉偃隱。賦之職也。儒家之賦。意存諫誡。若荀卿成相一篇。其足以感人安在。乃若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或寫都會城郭。游射郊祀之狀。若相如有子虛。揚雄有甘泉羽獵。長楊河東。左思有三都。郭璞木華有江海。奧博翔實。極賦家之能事矣。其亦動人哀樂未也。其專賦一物。

者。若孫卿有蠶賦。箴賦。王延壽有王孫賦。欄衡有鸚鵡賦。佻色
揣稱。曲成形相。嫠婦孽子。讀之不爲泣。介冑戎士。詠之不爲奮。
當其始造。非自感則無以爲也。比文成而感亦替。斯不可以一
端論。又學說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於文言者。在其得我心。
是故飲食移味。居處縕愉者。聞勞人之歌。心猶怕然。大愚不靈。
無所憤悻者。覩眇論則以爲恆言也。身有疾痛。聞幼眇之音。則
感槩隨之矣。心有疑滯。覩辨析之論。則悅懌隨之矣。故曰。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凡好學者皆然。非獨仲尼也。以文辭學說爲分
者。得其大齊。審察之。則不當。

如上諸說。前之昭明。後之阮氏。持論偏頗。誠不足辯。最後一說。
以學說文辭對立。其規摹雖少。廣然其失也。祇以彭彭爲文。遂

忘文字。故學說不彰者。乃悍然擯諸文辭之外。惟論衡所說略成條貫。文心雕龍張之。其容至博。顧猶不知無句讀文。此亦未明文學之本抵也。余以書籍得名。實馮傅竹木而起。以此見言語文字。功能不齊。世人以經爲常。以傳爲轉。以論爲倫。此皆後儒訓說。非必覩其本真。案經者。編絲綴屬之稱。異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猶浮屠書稱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爲線。譯義爲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用線聯貫也。此以竹簡成書。亦編絲綴屬也。傳者。專之假借。論語傳不習乎。魯作專不習乎。說文訓專爲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謂之忽。今作。書思對命。以備忽忘。故引伸爲書籍記事之稱。書籍名簿。亦名爲專。專之得名。以其體短有異于經。鄭康成論語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

八寸。此則專之簡策。當復短於論語。所謂六寸者也。漢藝文志言經何校

中古文尚書有一簡二十五字者而服虔注左氏傳則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蓋二十五字者二尺四寸之經也入字者六寸

之傳也古官書皆長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舉成數言則曰三尺法經亦官書故長如之其非經律則稱短書皆見論

衡論者古但作侖。比竹成冊。各就次第是之謂侖。簫亦比竹為

之。故侖字從侖。引伸則樂音有秩亦曰侖。於論鼓鐘是也。言說

有序亦曰侖。坐而論道是也。論語為師弟問答。乃亦畧記舊聞。

散為各條。編次成帙。斯曰侖語。是故繩線聯貫謂之經。簿書記

事謂之專。比竹成冊謂之侖。各從其質。以為之名。亦猶古言方

策。漢言尺牘。今言札記矣。諸書不見題署者。亦往往從質名。大

公之書。而稱六弢。黃帝之書。而稱九卷。今靈樞經晉時稱鍼經漢末傷寒論序直稱九

卷直謂書囊有六。搏帛有九也。雖古之言肄業者。左氏傳臣以

也亦謂肄版而已。釋器云。大版謂之業。書有篇第。而習者移書

其文于版。學童習字用。版亦版也。故云肄業。管子宙合云。退身不舍端。修

業不息版。以是徵之。則肄業為肄版明矣。凡此皆從其質為名。

所以別文字于語言也。其必為之別。何也。文字初興。本以代聲

氣。乃其功用。有勝于言者。言語僅成線耳。喻若空中鳥迹。甫見

而形已逝。故一事一義。得相聯貫者。言語司之。及夫萬類。全集

於不可理。言語之用。有所不周。於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足以

成面。故表謚圖畫之術興焉。凡排比鋪張。不可口說者。文字司

之。及夫立體建形。向背同見。文字之用。又有不周。於是委之儀

象。儀象之用。足以成體。故鑄銅雕木之術興焉。凡望高測深。不

可圖表者。儀象司之。然則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則有獨至。凡無

句讀文皆文字所專屬者也。以是為主。故論文學者。不得以興

會神旨為上。昔者文氣之論。發諸魏文帝典論。而韓愈蘇轍竊

焉。文德之論。發諸王充論衡。論衡佚文。篇文德之操。為文又云。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為

身二則。為人繁文麗辭。無文德之操。治身。先行為私。無為主者。楊遵彥依用之。魏書文苑傳。楊遵彥作文

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惡唯刑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而章學誠竊焉。氣非

竄突如鹿豕。德非委蛇如羔羊。知文辭始於表誼簿錄。則修辭

立誠其首也。氣乎德乎。亦末務而已矣。蔡文選序云。謀夫之話。辨士之端。雖傳之簡牘。

而事異。篇章此即語言文字之分也。然選例亦未一致。依史所載。荆卿易水。漢祖大風。皆臨時觸興而作。豈嘗先屬草藁。亦與

出語何異。而文選固錄之矣。至于辭命。則有草創潤色之功。蘇張陳說度。亦先有篇章。文選錄易水大風二歌。而獨汰去辯說。

亦自相鈕。吾矣。士衡文賦云。說燁燁而論誑。是亦列為文之一種。要于修辭立誠。有不至爾。

文選之興。蓋依乎摯虞文章流別。謂之總集。隋書經籍志曰。總

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眾家之籍。日以孳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芟翦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然則李充之翰林論。鐫義慶之集林。沈約北齊書之集鈔。放于此乎。七略惟有詩賦。及東漢銘誄論辯始錄。荀勗以四部變古。李充謝靈運繼之。則集部自此著。總集者本括囊別集爲書。故不取六藝史傳諸子。非曰別集爲文。其他非文也。文選上承其流。而稍入詩序史贊新書典論諸篇。故名不曰集林。集鈔。然已瘠矣。其序簡別三部。蓋總集之成法。顧已迷誤其本。以文辭之封域相格。慮非摯虞李充意也。經籍志別有文章英華三十卷。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皆昭明太子撰。又以詩與雜文爲異。即明昭明義例不純。文選序率爾之言。不爲恆則。且總別集

與他書經略不定更相闌入者有之矣。今以隋志所錄總集相稽。自魏朝雜詔而下。訖皇朝陳事詔。凡十八家。百四十六卷。自上法書表而下。訖後周與齊軍國書。凡七家。四十一卷。而漢高祖手詔。匡衡。王鳳。鍾隗。孔羣。諸家奏事書。既亡佚。復傳其錄。然七略高祖孝文詔策悉在。諸子儒家奏事二十卷。隸春秋。此則總集有六藝諸子之流矣。陳壽定諸葛亮故事。命曰諸葛氏集。然其目錄有權制。計算。訓厲。綜覈。雜言。貴和。兵要。傳運。法檢。科令。軍令。諸篇。魏氏春秋言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若在往古。則商君書之流。而隋志亦在別集。故知集品不純。選者亦無以自理。阮元之倫。不悟文選所序。隨情涉筆。視爲經常。而例復前後錯迕。曾國藩又雜鈔經史百家經典。

成文。布在方策。不虞潰散。鈔將何爲。若知文辭之體。鈔選之業。廣隘異塗。庶幾張之弛之。並明而不相害。凡無句讀文。既各以專門爲業。今不亟論。有句讀者。畧道其原流利病。分爲五篇。非曰能盡。蓋以備常文之品而已。其贈序壽頌諸品。既不應法。故棄捐弗道爾。

原經

古之爲政者。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故諸教令符號。謂之經。輓世有章。學誠以經。皆官書。不宜以庶士僭擬。故深非揚雄王通案。吳語稱挾經秉枹。兵書爲經。論衡謝短曰。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法律爲經。管子書

有經言區言教令爲經說爲官書誠當然律歷志序庖犧以來

帝王代禪號曰世經辨疆域者有圖經摯虞以作畿服經也隨

書經籍志經之名廣矣仲尼作孝經漢七略始傳六藝其始則師友

讎對之辭不在邦典墨子有經上下賈誼書有容經韓非爲內

儲外儲先次凡目亦揭署經名老子書至漢世鄰氏復次爲經

傳孫卿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道經亦不在六籍中此

則名實固有施易世異變而人殊化非徒方書稱經云爾學誠

以爲六經皆史史者固不可私作然陳壽習鑿齒臧榮緒范曄

諸家名不在史官或已去職皆爲前修作年歷紀傳陳壽在晉

著作郎本史官然成書在去官後故壽卒後乃就家寫其書又

壽于高貴鄉公陳畱王傳中三書司馬炎一書撫軍大將軍新

昌鄉侯炎一書晉大子炎武帝見在而斥其名豈官書之體也

昭同述吳書之周昭又不爲諱是又非官書之式也壽又嘗作古國志五十篇三國志蓋亦其類耳大史公雖廢

爲婦除隸史記未就不以去官輟其述作班固初草創漢書未

爲蘭臺令史也人告固私改作國史有詔收固弟超馳詣闕上

書乃召詣校書部終成前所著書令固無纍縲之禍成書家巷

可得議耶且固本循父彪所述彪爲徐令病免既讞後篇不就

而卒假令彪書竟成敷文華以緯國典雖私作何所訾也陸賈

爲楚漢春秋名擬素王新汲令王隆爲小學漢官篇依擬周禮

以知舊制儀品孔衍又次漢魏尚書世儒書儀家禮諸篇亦悉

規摹士禮此皆不在官守而著書與六藝同流不爲僭擬諸妄

稱者若東觀漢記署大史官雖奉詔猶當絕矣文選西征賦注引東觀漢記大

史官曰票駭蓬轉因遇際會又大史曰忠臣舉力三國名臣序贊注引東觀漢記大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

爲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是其論贊亦稱大史然
後漢大史已不主記載漢記實非大史所爲署之爲妄且夫治

歷明時義和之官也關石和鈞大師之所秉也故周公作周髀
算經張蒼以計相定章程而次九章算術然後人亦自爲律歷
籌算之書以譏王官失紀明堂月令授時之典民無得奸焉而
崔寔亦爲四民月令古之書名掌之行人保氏故史籀在官則
爲之李斯胡毋敬在官則爲之及漢有凡將訓纂即非王官之
職許叔重論譔說文解字自爾有呂忱顧野王諸家詩續不絕
世無咎其僭擬者吳景帝唐天后位在考文而造作異形不合
六書適爲世所鄙笑今康熙字典依是也古之姓氏掌之司商
其後有世本然今人亦自爲謹錄林寶承詔作元和姓纂言不
雅馴見駁于鄧名世以是比況古之作者剗制而已後生依其

式法條例則是畔其式法條例則非不在公私也王通作元經
匡其簡陋與逢迎索虜斯悅已謂不在史官不得作陸賈爲楚
漢春秋孫盛爲晉陽秋習鑿齒爲漢晉春秋何因不在誅絕之
科學誠駁汪琬說云布衣得爲人作傳既自倍其官守之文又
甚裁抑王通準其條法仲尼則國老耳已去司寇出奔被徵非
有一命之位儋石之祿其作春秋亦僭也楊雄作大玄擬易儒
者比于吳楚僭王謂其非聖人不謂私作有誅也雄復作樂四
篇見藝文志是時陽成子長亦爲樂經見論衡超奇篇儒者不譏獨譏大玄
已過矣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常用止於別著布卦春官大卜
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
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

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

二曰觥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仲尼贊易而易獨貴

其在舊法世傳之史則筮書與卜夢等夷數術畧著龜家有龜

書夏龜南龜書巨龜禠龜禠占家有黃帝長柳占夢甘德長柳

占夢書皆別出雖易亦是故六藝畧有易經十二篇數術畧

著龜家復有周易三十八卷此為周世既有兩易猶逸周書七

十一篇別在尚書外也左氏說秦伯伐晉筮卦遇蠱曰千乘三

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說者或云是連山歸藏或云

筮者之辭尋連山歸藏卦名或異周易筮者占卦其語當指切

事情知皆非也宜蓋易者務以占事知來惟變所適不為典要

故周世既有二家駁文韓宣子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

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尚考九流之學其根極悉在有司而易亦

掌之大卜同爲周禮然非禮器制度符節璽印幡信之屬不可刊者故周時易有二種與連山歸藏而四及漢楊雄猶得摹略爲之是亦依則古初不愆于素學誠必以公私相格是九流悉當燔燒何獨大玄也晉書束皙傳言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經一篇似說卦而異易繇陰陽卦者亦三十八卷之倫以是知姬姓未亡五步未改而周易已分析爲數種姚際恆不曉周易有異乃云魏文侯最好古魏豹無十翼明十翼非仲尼作然則易繇陰陽卦者顧仲尼所爲三絕韋編以求寡過者耶凡說古藝文者不觀會通不參始末專以私意揣量隨情取舍上者爲章學誠下者爲姚際恆疑誤後生多矣自大

玄推而極之至于他書其類例悉準是外有經方相人形法之

屬至于釋道其題號皆曰經學誠所不譏誠格以官書之律釋

者有修多羅傳自異域與諸夏異統不足論道士者亦中國之

民何遽自恣而老子又非道士所從出不能以想余之注姦令

之條文致也或經典釋文老子想余注二卷不詳何人一云張魯

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

此道士託名老子取先者也觀論衡道虛篇言世或以為老子

之道可以度世則俗論已有是言仲長統云安神闈房思老氏

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似漢末儒者亦以老子附會

房中神仙之術然七略道家與神仙房中絕非一類韓非解老

喻老更可證明至論衡道虛篇三稱道家皆指服食不死者言

則名號已混亂矣

本出史官與儒者非異教故其徒莊周猶儒服見莊

劍儒家稱經即諄而道家稱經即無諄墨子韓何其自相伐也

章炳麟曰老聃仲尼而上學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學皆在家

人正今之世封建已絕矣周秦之法已朽蠹矣猶欲拘牽格令以吏爲師以宦于大夫爲學一日欲修方志以接衣食則言家傳可作援其律於東方管輅諸傳其書乃遠在楊雄後舊目七略令目四部自爲校讎通義又與四庫官書齟齬既薄宋儒又言誦六藝爲遵王制時制五經在學官者易詩書皆取宋儒傳注則宋儒亦不可非諸此條例所謂作法自弊者也

問者曰經不悉官書今世說今文者以六經爲孔子作豈不然哉應之曰經不悉官書官書亦不悉稱經

史籀篇世本之屬

易詩書禮

樂春秋者本官書又得經名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明其亡變改其次春秋以魯史記爲本猶馮依左非明左非明者魯

大史

見藝文志

然則聖不空作因當官之文春秋孝經名實固殊焉

春秋稱經從本名孝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迹息者謂小雅廢詩亡者謂正雅正風不作見說大詩序

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六月者宣王北伐小

雅之變自此始也其序通言正雅二十二篇廢而王道缺終之

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國史之有編年宜自此始

故大史公錄十二諸侯年表始于共和明前此無編年書墨子

明鬼篇引周燕齊宋四國春秋三事皆在隱桓以下周春秋乃

記杜伯射宣王事宣王以上欲明鬼其徵獨有詩書明始作春

秋者爲宣王大史蓋大篆布而春秋作五十一凡例尹吉甫史籀

之成式非周公箸也晉羊舌肸習於春秋則爲乘楚士亶教大

子春秋則爲禱杙孟子曰晉之乘楚之禱杙魯之春秋一也惑

者不覩論纂之科不銓主客文辭義理此也典章行事彼也一
得造一不得造今以仲尼受天命爲素王變易舊常虛設事狀
以爲後世制法且言左氏與遷固皆史傳而春秋爲經經與史

異錫逢祿王閻運皮
錫瑞皆同此說

蓋素王者其名見于莊子籒下責實有三

伊尹陳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爲素王莊子道玄聖素王無其
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大史公爲素王眇論多道貨殖其貨殖列
傳已著素封無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擬天子
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稱素王者自後生號之王充以桓譚爲
素丞相非譚生時以此題署顧言端門受命爲漢制法循是以
言桓譚之爲新論則爲魏制法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
足盡人事蕃變典章亦非具舉之即欲爲漢制法當自作一通

書若賈生之草具儀法者

後世王冕黃宗義之徒亦嘗爲此

今以不盡之事寄

不明之典言事則害典言典則害事令人若射覆探鉤卒不得其翔實故有公羊穀梁駟夾之傳爲說各異是則爲漢制惑非制法也言春秋者載其行事憲章文武下遵時王懲惡而勸善有之矣法制何與焉經與史自爲部始晉荀勗爲中經簿以甲乙丙丁差次非舊法七略大史公書在春秋家其後東觀仁壽閣諸校書者若班固傅毅之倫未有變革訖漢世依以第錄雖今文諸大師未有經史異部之錄也今以春秋經不爲史自俗儒言之即可鐫逢祿王閻運皮錫瑞之徒方將規摹皇漢高世比德于十四博士而局促于荀勗之見荀勗分四部本已陵楨丙部錄史記又以皇覽與之同次無友紀不足以法後生如王

儉猶規其過

據隋書經籍志王儉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

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

九條然則七志本同七略但增圖譜道佛耳其以六藝小學史記雜傳同名為經典志而出圖緯使入陰陽卓哉二鑑以後一

人而今陳荀勖之法于石渠白虎諸老之前非直古文師誦之

唯今文師亦安得聞是語乎今文家所貴者家法也博士固不

知有經史之分則分經史者與家法不相應夫春秋之為志也

董仲舒說之以為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萬物之散聚

皆在春秋然大史公自敘其書亦曰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

異語俟後世聖人君子班固亦云凡漢書窮人理該萬方緯六

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其自美何以異春秋春秋有義例其

文微婉遷固亦非無義例也遷陳壽微婉志晦之辭尤多大山

梁父崇卑雖異哉其類一矣然春秋所以獨貴者自仲尼以上尚書則闢略無年次百國春秋之志復散亂不循凡例又亦臧之故府不下庶人國亡則人與事偕絕大史公云史記獨臧周室以故滅此其效也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紀歲時月日以更尚書傳之其人令與詩書禮樂等治以異百國春秋然後東周之事粲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雖欲觀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發金匱之臧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北明始且蒼頡徒造字耳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後嗣猶蒙其澤況于年歷晻昧行事不彰獨有一人抽而示之以詒後嗣令遷固得持續其迹託于今茲則耳孫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然後民無攜志國有與立實仲尼左北明之賜故春秋者

可以封岱宗配無極今異春秋于史是猶異蒼頡于史籀李斯
祇見惑也蓋生放勳重華之世者不知帝力所以厚生而策肥
馬乘堅車者亦不識先人作苦今中國史傳連蘊百姓與知以
爲記事不足重輕爲是沒北明之勞謂仲尼不專記錄藉生印
度波斯之原自知建國長久文教浸淫而故記不傳無以褒大
前哲然後發憤於寶書哀思於國命矣

余數見印度人言其舊
無國史今欲搜集爲書

求雜史短書以爲之質亦不可得
語輒扼腕彼今文家特未見此爾

漢世五經家既不逆覩欲以經術干祿故言爲漢制法卒其官
號郡縣刑辟之制本之秦氏爲漢制法者李斯也非孔子甚明
近世綴學之士又推孔子制法訖于百世法度者與民變革古
今異宜雖聖人安得豫制之

易稱開物成務彰往察來孔子亦
言百世可知皆明其大體耳蓋險

阻日通階級日夷工巧日餘禮節日殺鬼神日遠刑法日寬法
契日明此在周代可以豫知後世者也若夫官號爵秩稅則軍
制之餘地域廣輪郡縣增減之數孔子安得豫知之譬如觀象
日月星辰之行雖在數百歲上可以豫知風雨旱潦之變非臨
時測候不能知也蓋變遷有常者可知變遷無常者不可知是故緯候之言不能傳會孔氏也

春秋言治亂雖
餘識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韓非下猶不逮仲長統故曰春秋經

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莊子齊物論語經猶紀也三十年為一世經世猶紀年耳志即史志

之志世多誤解明其臧往不亟為後王儀法左氏有議至于公羊而辯

范武子云公羊辯而裁持繁露之法以謁韓非仲長統必為二子笑矣夫

制法以為漢則隘以為百世則夸世欲奇偉尊嚴孔子顧不知

所以奇偉尊嚴之者章炳麟曰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之難自

秦氏以訖今茲四夷交侵王道中絕者數矣然捐者不敢毀棄

舊章反正又易藉不獲濟而憤心時時見於行事足以待後故

令國性不墮民自知貴于戎狄非春秋孰維綱是春秋之績其
什伯于禹耶禹不治泮水民則溺民盡溺即無苗裔亦無與俱
溺者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語後人後人亦無以識前乍
被侵略則相安于輿臺之分詩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爲
流涕長潛者也然則繼魏而後民且世世左衽而爲羯胡鞭撻
其慳甚於一朝之溺春秋之況烝民比之天地亡不慚持豈虛
譽哉何取神怪之說不微之辭云爲百世制法乎又其誣者或
言孔子以上世瀕瀕無文教故六經皆孔子臆作不竟有其事
也即如是墨翟與孔子異流時有姍刺今亦上道堯舜稱誦詩
書何哉三代以往人事未極民不知變詐之端故帝王或以權
數罔下若其節族箸於官府禮俗通於烝民者則吏職固有常

矣書契固有行矣四民固有列矣宮室固有等矣械器固有度

矣歷數固有法矣刑罰固有服矣約劑固有文矣學校固有師

矣歌舞固有節矣彼以遠西質文之世相擬遠西自希臘始有

文教其萌芽在幽平閒因推成周以上中國亦樸陋如麋鹿此類

繆見自江慎修已然自有天地以至今日年歷長短本無可校而慎修獨信彼教紀年謂去今財五六千歲因謂唐虞之視開

闢亦如今日之視秦漢假令彼中記載錄自史官自相傳授猶或可信今則錄在神教之書而或上稽他國他國之數豈無彼

教所未聞安知不有遠在其前者神教之言本多誣妄然則夫管仲所謂七十二君雖非經典所載不視神教猶可信乎夫

文教之先後國異世州殊歲不得一劑若夫印度文教之端始

自吠陀距今亦四千年不與希臘同流化巴比倫埃及補多之屬瑣瑣天愛不足齒

錄必欲使一劑者大食自隋世始有文教推此以方中國復可

云八代行事自王劭牛弘臆爲之也問者曰孔子誠不制法王

制諸篇何故與周禮異應之曰周禮者成周之典周世取長事

異則法度變重以厲王板蕩綱紀大亂疇人子弟分散見歷書

世其父業漢世謂之疇官非專謂治歷者周禮雖有凡要其熾悉在疇人疇人亡則

不能舉其事雖欲不變無由故左氏言春秋時制既不悉應周

官其後天下爭于戰國周道益衰禮家橫見當時之法以為本

制若王度記言天子駕六則見當時六驥之制也按孫卿言六驥又言六馬

仰秣是當時固有駕六之法然此事蓋起春秋之末故說苑正諫篇云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祭法

言七祀五祀則見楚有國殤司命之祭也別有說又以儒書所說

夏殷故事轉相傳麗說秦用騶子五勝命官立度皆往往取符

應漢初古文家如張蒼猶不能脫况濡於口說者漢世古文家惟周禮杜鄭

詩毛公契合法制又無神怪之說鄭君箋注則已凌雜緯候春秋左氏易費氏本無奇衰而北平侯已謹五德賈侍中亦傳會

公羊並宜去短取長者也荀鄭之易則與引十翼以解經者大異猶賴王弼匡正其違書孔氏說已不傳大史公班孟堅書時見大略說皆平易五行志中不見古文尚書家災異之說然其無以明焉洪範左氏時兼天道然就之疏通以見當時巫史之說可也不得以爲全經大義所在鍾子駿推左氏日食變怪之事傳之五行則後生所不當道也大氏古文家借今文以成說者並宜簡汰去之以復其真其在今文易京氏書大小夏侯詩轅固春秋公羊氏妖妄之說取多魯詩韓詩雖無其迹然異義言詩齊魯韓皆謂聖人感天而生則亦有瑕疵者也詩古文說毛公最爲清醇其于履帝武敏不取釋訓敏拇之解于上帝是依則云依其子孫斯其所以獨異爾雅本有叔孫通梁文所增或毛公所見尚無此說亦未可知而鄭君乃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感天而生之明文不悟詩非敘事之書辭氣本多增飾即如鄭言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亦爲感嶽而生耶周語亦云房后有爽德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此即醫家所云夢與鬼交者適生穆王當時遂有異語豈真謂穆王是丹朱子耶又墨子明鬼下云大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毛傳乃易陟降之訓曰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此則在帝左右但謂以道事天如不離側耳毛公之善非獨事應春秋禮應周典其刊落神怪之言信非三家所能企及矣春秋穀梁氏取雅馴獨惜于禮未善王制之倫亦其次也惟士禮則古今文無大差異今世言今文者獨不敢說

國古詩復中
十一
士禮蓋條制精密文皆質言不容以夸言故王制不應周禮而傳會亦無通經致用之事故相與置之矣故王制不應周禮而鯨露白虎通義之倫復以五行相次其始由聞見僻陋其終染于陰陽家言而不能滌假令王制爲孔子作者何緣復有周尺東田之文若爲漢制法邪爵當有王侯何故列五等地當南盡九真北極朔方何故局促于三千里西域已賓而不爲置都護匈奴可臣而不爲建朝儀以此知其妄矣鯨露諸書以天道極人事又下王制數等卒之令人拘牽數術不盡物宜營于機祥恐將泥夫大道

言六經皆史者賢于春秋制作之論巧歷所不能計也雖然史之所記大者爲春秋細者爲小說故青史子五十七篇本古史官記事賈生引其胎教之道王后有身則大師持銅而御戶左

大宰持斗而御戶右大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各以其職御于門內大子生而泣則曰聲中某律滋味上某命云某然後縣弧然後卜王太子名是禮之別記也而錄在小說家周考周紀周說亦次焉周說者武帝時方士虞初以侍郎爲黃車使者采閩里得之今之方志其族也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憲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新物唐世次隋經籍志者以是爲小說根本區以爲事南州異物南方草木則辨其產荆楚歲時洛陽伽藍則道其俗陳畱耆舊汝南先賢則表其人合以爲志周紀之屬以方名故諸雜傳地理之記宜在小說儀注者又青史氏之流今世所錄史部宜出傳小說者衆矣周紀諸書據偏國

行事不與國語同錄于春秋家者其事叢碎非朝廷之務也且古者封建王道衰故方伯自制其區宇國語錄周以下齊晉楚吳越皆秉方嶽之威制擬共主鄭故襄內諸侯魯亦舊爲州牧而僭禮踰等之事多矣故國別以爲史異于猥叢小侯自秦以降以郡縣治民守令之職不與王者分重獨如華陽國志錄公孫述鐳備李執之流自治一方者宜在春秋今所謂其他方志小說之倫不得以國語比宋世范成大志吳郡猶知流別輓世章學誠洪亮吉之徒欲以遷固之書相擬既爲表志列傳又且作紀以錄王者詔書蓋不知類且鐳縉爲聖賢本紀而子產在其錄本紀非帝者上儀即府縣志宜以長官列紀何故又推次制詔一前一卻斯所謂失據者哉世人又曰志者在官之書府

縣皆宜用今名然今府縣之志不上戶部非官書雖爲官書虞
初奉使以采周俗何故稱周說不稱河南說邪蓋方志與傳狀
異事傳狀者記今人其里居官位宜從今方志者始自商周建
國及秦漢分郡縣以逮近世二三千年之事皆在其中即不可
以今名限齊傳曰疆易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今之府縣因
古舊治而疆域迫陝者多矣然其士女一端可稱雖分在他府
縣猶入錄若范成大志吳郡闔閭夫差之臣及孫氏時爲吳郡
人者皆比次入其籍闔閭夫差所部遠及江淮其地不專宋之
平江其臣佐出何鄉邑不可校以繫吳故志之孫氏之臣韋昭
本雲陽人雲陽于宋不屬平江以繫吳郡故志之若署爲平江
志者宜簡韋昭之徒使不得與爲是斟酌古今以吳郡爲之號

宋世府州皆虛系郡名如平江府亦兼稱吳郡也此本專爲封號而設實非地制吳郡志者據古吳郡非宋吳郡也故其人物多出平江以外然後其無旁溢也今爲府縣志者不旁溢則宜予今名

旁溢則宜予舊名多愛不忍士女之籍從古郡縣所部而題名專繫于今甚無謂也獨舊郡過寬者名不可用漢世豫章包今江西之域而會稽籠有浙江福建延及江南今爲南昌紹興志者宜有省耳格以官書謂之周語國志之倫其言無狀秋官小行人自萬民之利害而下物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五物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管子曰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山權數篇以其掌之行人故謂之行猶大史公書明與稱大史公春秋異流世人不知其爲小說而以紀傳之法相牽斯已過矣莊周曰飾小說以干縣令今之爲方志者名曰繼編訓其實干

縣令也而多自擬以大史天官何其忘廉恥之分邪儀注之書
禮記引贊大行雜記行人所書爲小說即贊大行亦在小說可知
且諸跪拜禁忌之節閱歲而或殊尚又不盡制度掣定若漢舊
儀官儀所錄八坐丞郎有交禮解交之節郎又含雞舌香而女
侍二人執香鑪從之斯皆繁登降之節效佞幸之儀習爲恆俗
非禮律所制然猶以爲儀注斯固不隸禮經而青史小說之流
也

明解故上

校莫審於商頌故莫先於大誓傳莫備於周易解莫辯於管老
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譚考父爲人
三命茲益恭故託始於那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

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
昔昔曰先民恭人以是訓國子見刪定之意孔子錄詩有四始
雅頌各得其所刪尚書爲百篇而首堯典亦善校者已其次比
核文字者興子夏讀三豕渡河以爲己亥鐳向父子總治七略
入者出之出者入之窮其原始極其短長此即與正考父孔子
何異辨次衆本定異書理譌亂至於殺青可寫復與子夏同流
故校讎之業廣矣其後官府皆有圖書亦時編次獨王儉近鐳
氏在野有阮孝緒頗復出入自隋以降書府失其守校讎之事
職諸世儒其閒若顏師古定五經宋祁曾鞏理書籍足以審定
疑文令民不惑斯所謂上選者然於目錄徒能部次甲乙略記
梗槩其去二鐳之風遠矣近世集四庫雖對治文字猶弗能定

文之材過而在野一以故書正新書依準宋葉不敢軼其上其一時據舊籍以正唐宋木石之書相提而論據舊籍者宜爲甲及其末流淫濫熹依治要書鈔御覽諸書以定異字治要以下其書亦在木非無譌亂據以爲質此一蔽也前世引書或以傳注異讀改正文經典古今文既異今文有齊魯之學古文有南北之師不得悉依一讀凌襍用之此二蔽也段玉裁臧庸恨之時出匈臆謂世所見者悉流俗本獨己所正爲是其是者誠諸師所不能駁而亦頗有錯悟然此諸家比於在官之守文人之錄可謂精博矣若乃總略羣書之用猶不能企章學誠感槩欲法鐫歆弗能卒業後生利其疏通以多識目錄爲賢故有略識品目粗記次第聞作者姓氏知彫鏤年月不窺其篇而自以爲

周覽者則擷落之為害也單襄公論孫周曰吾聞之大誓故曰
 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調說曰故故事也
 之役薛陳之受賜其書皆在故府楚申公得隨咒之占於故記
 故記者藏在平府漢亦有掌故官其以說詩有故訓然則先民
 言故總舉之矣有故事者有故訓者毛詩以外三家亦有魯故
 韓故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斯故訓之流也書春秋者記事之籍
 是以有故事大誓有故猶春秋有傳馬季長以書傳引大誓者
 今悉無有誠知所引在故則可與理惑也諸故事亦通言傳大
 史公曰孔子序書傳又曰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世家明孔子序尚
 書兼錄其傳故棘下生得通其文墨翟說武王將事泰山隧此
 蓋書之經也次引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

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
予一人此則書之傳也所引見兼愛中篇又說以尚賢為政之本者此

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禪輔而身次引湯

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此距年者則湯誓之

傳也所引見尚賢中篇其下篇引作暨年之言曰聿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其引甘誓為禹誓文

亦增多見明鬼下篇明其在傳中孟子對湯放桀武王伐紂之問即

曰於傳有之傳者書傳及諸完廩浚井仇餉之事皆能明徵其

狀非書傳何所據依焉婁敬引大誓猶有伏生所不著者敬猶

習書傳得徵其故要之書傳素多族類自孔子時已有數種孔

安國所以無記錄者以其故傳具在余弟子黃侃曰夏本紀用答繇謨語乃變予乘四載

為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橰此必非孔安國所能臆說而河渠書直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

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龜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
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若是孔安國傳不得直稱夏
書明是孔壁舊傳舊傳稱遭巫蠱未施行非獨逸書二十四篇
夏書猶大誓故稱大誓也

亡佚雖書傳亦蠹敝伏生既略記不周馬鄭亦不見禮堂舊傳

余弟子朱希祖曰尚書大傳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
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

賞有功也云云此所引訓則周時舊訓也又云正月上日受終
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

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
北極此所引傳則周時書傳也又云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

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芻
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次引子張孔子問荅解釋傳義則傳

在孔子前蓋伏生略識之孔壁乃得其全文西京
喪亂以後傳已不存故馬鄭說書不同大史公也孔庸司馬遺

學歇而不傳無以愈伏生古文字雖佚存也言故事乃人人異

端世人徒守學官條教作傳者必欲廢故事如以左氏為不傳
春秋者不知傳固

有載故此一蔽也或以專說故事不煩起例此二蔽也如直書
事者也

惡自見
之說

易之十翼爲傳尚矣文言彖象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之
倫體各有異是故有通論有駙經有序錄有略例周易則然序
錄與列傳又往往相出入淮南爲離騷傳其實序也大史依之
以傳屈原鐫向爲別錄世或稱以別傳其班次羣籍作者或見
大史公書則曰有列傳明己不煩爲錄也通論之書禮記則備
略例之書左氏則備駙經之書則當句爲釋者古之爲傳異於
章句章句不離經而空發傳則有異左氏事多離經公羊穀梁
二傳亦空記孔子生夫章句始西京以傳比廁經下萌芽於鄭
王二師自是爲法便於習讀非古之成則世人以是疑周人舊
傳此一蔽也管子諸解蓋晚周人爲之稍有記錄韓非爲解老
其義闕遠凡順說前人書者皆解之類漢世說經務以典禮斷

事視空談誠有閒拘文者或曰卒哭捨故而諱新父不名子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其實未死也循是以推門人既厚葬顏回孔子猶言回也視子猶父則是顏回死復蘇也魯定公名宋孔子對哀公言長居宋則是定公不薨也其蔽一矣或以經記散言謂之典常徵天子駕六者傳之時乘六龍循是以推載鬼一車則可以傳既葬反虞之禮軍行載社及遷廟主亦自易箸之也其蔽二矣或以古今名號不同而疑爾雅大史公曰張騫窮河原惡覩所謂昆侖乎循是以推異國人聞有漢亦將曰惡覩所謂虞夏商周也其蔽三矣察漢世所謂爲蔽者今或無有所起新例式古訓合句度多騰掉漢師上亦往往有不周發詞例者謂儷語同則詞性同其可以去詰詘不調者矣汰甚則

以高文典冊下擬唐宋文牒之流

說文繫傳祛妄篇云屬對九
懷文字相避近自陳隋爾故

言詞剛者不可不知古今文執案書呂刑曰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墨

子說之曰能擇人而敬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

尚賢下
篇三非

字皆作不何擇非人又作何擇
否人以否為不今誤為言字

老子曰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七語若臚舉比類然韓非解

之曰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

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是謂

五事皆實而服文采帶利劍為喻言此豈詞例之常耶嘗試議

乎其將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一言實一言業性不得均素問

曰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

上古天
真論

三語皆一往如律獨能言登天均調有異斯固言之變也言雖

同事有不得比者鶡冠子曰天道先貴覆者地道先貴載者人

道先貴事者酒保先貴食者

天則篇

是言酒保寧與三才之道等

夷乎莊子曰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

惡用商三語皆質斲云膠云則取譬以相成是皆詞例所不能

均及夫楚辭離騷之言湯禹儼而求合摯皋繇而能調繩之詞

例則華離而躓蹇也滯於言者覩小雅言旒維旗矣必耦之曰

螽維魚矣滯於事者覩秦風言有條有梅必耦之曰有杞有棠

是則楊彪之對曹公陸機之序豪士以日磬儼老牛以孟嘗雖

門儼落葉微風者必凌亂其人物名號改而訓之然後快不然

則類例不充此一蔽也明虛數者若九天九死之輩知其文飾

無實事

此汪中釋三九之說汪氏亦本於論衡論衡儒增篇云孔子至不能十國言七十國增之也孟嘗信陵平原春

中好士不過各千餘人言其三千增之也亦信善矣汰甚則以百姓萬國亦虛數楚

語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內傳曰執玉帛者萬國今存者無數

十皆指尺名數以相推校宜何說焉蓋成數者與虛數異方較

略之名倜說大齊是成數也假設之言不可參驗是虛數也漢

世先師不知有成數謂不可增減一介如說萬國者必分畫萬區說冠者童子之數以

五六相乘六七相乘為七十二人是其類今採其枉謂成數亦馮虛命之此二蔽也

不增字解經者以舊文皆自口出增之則本語失其律度其法

不可壞矣獨詩以四字成文辭或割意不可直以文曲相明抑

若揚兮傳者必曰美色廣揚式微式微訓者必曰微乎微非無

增字意則因以條達過省則文害辭此三蔽也用直訓者曰昔

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其術亦至察矣直以自解則善汰甚則

欲改易秦漢舊傳舊傳存者莫美於毛詩毛公爲訓有曲而中

有肆而隱不專以徑易爲故古者實句德句業句

實句即今所謂名詞德句

即今所謂形容詞業句即今所謂動詞

或展轉馳易動變無方古詩辭氣亦有少

異於今言者失此三事不足明毛公微意小雅錫爾純嘏傳曰

嘏大也嘏爲尸授主人以福世所悉知大雅來嫁於周曰嬪於

京傳曰京大也京爲京師亦世所悉知今以大爲訓者推其得

名之本商頌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傳曰球玉共法也今人

以廣雅拱抃訓法改傳問拱抃何故爲法則不能悉夫球者玉

磬共者句股之通借字

共與句股東侯對轉

磬折句股皆工匠制器法式

律度量衡秉之人君受之者合瑞而觀其同也毛公以球直訓

法令學者暗昧推其本於玉磬然後爲法明矣魯頌三壽作朋

傳曰壽考也箋以三壽爲三卿壽不訓卿而古以三卿爲三壽
故推其本於考壽考老一實也以音相變天子三公曰老諸侯
三卿曰老大夫家臣曰室老老者叅臣之號以壽爲考然後爲
卿明矣此所謂曲而中肆而隱小雅其祁孔有傳曰祁大也箋
以祁爲慶有壬有林傳曰壬大林君箋以壬爲任指卿大夫世
多右箋按大與大者無異詩言小大稽首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皆謂小者大者然則其大孔有者謂其大者孔有也君亦訓大
大者亦爲君然則有壬有林即案言有君無所致惑商頌幅隕
既長傳曰幅廣也隕均也今人或改爲福云既長自以爲調達
按幅隕猶言廣員西山經廣員百里越語廣運百里均者說文
云平徧也平徧則廣舉其實曰幅隕舉其德曰廣員廣均此皆

名義相扶所謂展轉馳易動變無方者也小雅鄂不韡韡傳曰

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箋以承華曰鄂為說世多右箋按高唐

賦曰蕭何千千善哉行曰鬱何壘壘此與鄂不韡韡同辭古詩

雞鳴高樹顛曰頰頰何煌煌晉成帝末民間言曰磕磕何隆隆

駕車入梓宮宋書五行志此與鄂鄂不韡韡同辭何紛更之為也大

雅履帝武敏傳曰敏疾也將事齊敏釋訓曰敏母也世多右釋

訓按聘禮記曰賓入門皇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借曰入公

門皇即與履帝武疾同辭記傳散語猶可況歌詠曲折之文邪

此所謂古詩辭氣少異於今不達詩傳之體視以晚世兼義釋

文之流奮筆以改舊貫此四蔽也不避重語者曰傳有感蠱君

覆露子兩言則同義其說誠審汰甚乃以微言為家人語或且

噉沓老子曰谷神不死舊以中央空谷擬無有近是今說者曰

谷宜為穀穀者生也生神不死何其贅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

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外物降者以類通假為函如函谷亦作降谷是其例

函者孔也食貨志曰錢圓函方此言天穿不可得其朕人則反自塞之今

說者曰降宜為癘癘者閉也穿則不閉宜無待鄭重言然則務

為平易而更違其微旨此五蔽也屏是諸蔽則可以揚姬孔末

命理董前修之業矣若夫援讖緯以明經制隨億必以改雅訓

單文節適膚受以求通辭詘則挾素王事繆則營三統此不足

與四者數楊子曰靈場之威宜夜矣乎言正晝則鬼物不能神

也

明解故下

六經皆史之方治之則明其行事識其時制通其故言是以貴
古文古文者壁中所得河閒所寫張蒼所獻是已書禮得于孔
壁周官得于河閒左氏獻于張蒼亦有交相涉者景十三王傳
云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
之屬明河閒亦有書禮而書有在魯壁以外者如王莽傳引逸
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
下律歷志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
豐刑鄭注尚書亦云有冊命霍侯之事鄭志趙商問曰案成王
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嘉禾畢命周官皆不在逸十
六篇中是必河閒所得無疑也論語古文皆孔壁所得而河閒
本亦有軼出其外者如論衡正說篇曰論語甚多數十百篇漢

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閒

九篇三十篇是河閒古論語多于壁中九篇也左氏為張蒼所

獻而壁中亦有之如論衡案書篇曰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

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斯皆三家互備

之徵後世依以稽古其學依準明文不依準家法成周之制言

應周官經者是不應周官經者非覃及穆王以下六典浸移或

與舊制駁周禮猶今會典時有增改穆王以後制言應左氏內

外傳者是不應左氏內外傳者非不悉依漢世師說也何以言

之傳記有古今文今文流別有數家如春秋二家詩三家書三

亦未一家之中又自為參錯如公羊家分胡毋生董仲舒二師

生條例則不取嚴顏嚴與顏亦相攻張玄為顏氏博董氏之徒又分嚴顏何休依胡毋

士諸生以其兼說嚴氏攻之光武令還署是其事也古文準是

如劉杜鄭賈馬
鄭各有異說

又古文師出今文後者既染俗說弗能棄捐或

身自傳會之違其本真

如賈逵謂左氏同公
羊者什有七八之類

今文傳記師說或

反與周官左氏應古文師說顧異略此三事則足以明去就之

塗矣言六宗者鑄歆以爲易卦六子于典籍無所徵伏生則曰

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

不藏種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夏侯則伏生今文之徒其言六

宗即云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

變化乃自與伏生異馬融治古文六宗則舍鑄歆從伏生

見續漢書

祭祀志
注引

蓋嘗驗以大宗伯所掌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以黃

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

禮北方六宗之祀逮月令尚有天宗知自虞至周不替以周明

虞故馬融取伏生也禘者大祭也春秋外傳數以禘郊並舉則

圍北爲禘故字從帝宗廟之祭周官未有言禘禘者大宗伯以

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後鄭以爲禘禘先師無其文按

人考定肆獻裸饋食爲廟祭通制非謂禘禘此說得之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

先鄭以爲禘禘後鄭又不從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大廟躋僖公

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昭二年有事於武宮左氏傳曰禘

於武公學者相習以大事爲禘有事爲禘久矣然按文二年大

事魯語說之曰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商周之

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是則大事爲烝司勳曰凡有功者祭於

大烝大烝故謂之大事亦謂之嘗禘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

下管象是也左氏傳亦曰烝嘗禘於廟烝嘗本時享始殺而嘗

閉蟄而烝事之制也會有合祭則烝嘗不拘秋冬春秋書烝嘗爲時享書大事爲大烝大嘗禘其通名傳言魯有禘樂是也錙歆賈逵以爲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然則大烝大嘗爲別名大事爲共名禘爲通號祫舉其事毛詩傳曰諸侯夏禘則不杓秋祫則不嘗禘祫者互文相避諸云五年而再殷祭三歲一祫五歲一禘者今文讖記之言非周官左氏所有錙歆言大禘則終王是也又說三年一禘滯於今文爲之異說也春秋獨文二年書大事襄十六年傳晉悼公卒逾歲晉人曰寡君未禘祀明烝嘗禘專在喪終有事於武宮吉禘於莊公徒祭一廟非合享之班推此有事於大廟禘於大廟用致夫人亦不得與大事比按春秋書時享有烝嘗無祠杓此則魯從殷禮夏祭稱禘凡非

烝嘗者並得此名

閏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五月夏三月二月夏十二月

也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大廟七月夏五月他月皆不當烝嘗之月宣八年六月正當殷之禘

月故皆言有事言禘禘於大廟得致夫人者五廟皆禘則致夫人于莊公廟也言大廟者舉尊明非如吉禘莊公不及他廟也

昭二十年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此亦特禘一廟然不知在何月定八年從祀先公傳曰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

於僖公上言順祀先公即舉大事之禮通言所謂禘者也下言禘於僖公此為特禘一廟與順祀為二事推此可知有事之與

大事必不得同為殷祭然大事本在喪終而此舉于八年者陽虎所為本非常典 二有事二禘皆時享

也禘禘之言詢詢爭論既二千年若以禘禘同為殷祭禘名大

事禘名有事是為禘小於禘何大祭之云故知周之廟祭有大

嘗大烝有秋嘗冬烝禘禘者大嘗大烝之異語大事者大嘗大

烝之約言有事吉禘者夏殷時享承用于魯之殊號魯祭周公

殷色則春夏祭用殷名亦宜知此則不為今文讖記惑也廟主之說左氏傳

衛孔悝反柘於西圃說文曰柘宗廟主也公羊傳亦曰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是古今文皆謂大夫有主公羊師說則曰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東帛依神士結茅爲菴彼見少牢特牲二禮不明言主故立說傳之即如是二禮寧有束帛結茅之文以此疑主而反自賊左氏內外傳言天子諸侯廟有屏攝鄭眾曰攝攝束茅以爲屏蔽是束茅爲王侯制又非士禮公羊師說自違其傳傳本今文乃反與古文相應也納妃之禮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案春秋襄十五年鍾夏逆王后於齊左氏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單靖公者卿鍾夏者官師官師

從卿逆非禮明當遣卿往迎三公臨之左氏師說與傳應公羊
傳曰鑷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解詁曰禮迎王后當使三公故
貶去大夫明非禮何休說與公羊師說不相應鄭氏據文王親
迎于渭禮記言親迎繼先聖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主證天子有
親迎禮又曰天子雖尊其于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
謂無敵豈施此哉文王本在世子位禮記孔子之言自論魯國
皆非其證若以夫婦敵體爲詞者孫卿固云天子無妻告人無
匹也君子孫卿者亦左氏後師足以塞鄭氏之難然何休本治
公羊今其言合左氏不與公羊先師之說相容斯鄭氏所不達
也嬪御之數天官序官有九嬪世婦女御不言數周語曰內官
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魯語曰天子日入監九御使絜奉案

盛而後即安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

白虎通義
嫁娶篇引

公羊家貢禹

亦云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此今文師說與古文應者也昏義曰天子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今文家自相錯周禮本古文而後鄭反引昏義爲證猶不如淳于髡貢禹之合也封域之數大司徒言諸公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王制本孟子說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然左氏亦言天子之地一圻諸侯一同諸侯者庶晉則是侯方百里也要以周初封制自異夏殷而夏殷舊封亦不改其葭草支屬無功于王室雖受地爲列侯猶從夏殷功最多者魯七百里衛兼殷畿千里三分其號又過上公之等此皆斟酌損益之制非正法也左氏記子產語本

以庶晉唐叔非魯衛之儕素封小國其後曲沃武公亦以一軍
爲晉侯則如小國百里制王制以爲正法則謬也君臣之等左
氏記晉侯召王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又記天王出居於鄭曰
天子無出故師說以爲諸侯天子藩衛純臣公羊師說諸侯不
純臣鄭氏以稱賓敵主人駁左氏然孫卿固曰天子四海之內
無客禮告無適也適即敵字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君子篇夫內入諸侯亦稱賓外出而天子猶無所敵以是
見純臣之義傳曰宋于周爲客純客者獨有杞宋諸侯則暫凡
稱賓者鄉大夫尚賓興其民當其飲射則爲賓就如鄭言六鄉
之民於鄉大夫亦不爲純民邪且夫天子無出春秋三家所同
宰周公會諸侯何休以爲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

爲諸侯所會惡不勝任天子嫁女于諸侯公羊亦云必使同姓
諸侯主之夫婚姻之禮甥舅之好猶不相爲賓主北面之宰南
面之侯猶不相從會盟此皆與左氏應而公羊師說者非其本
也若夫法制變更穆王以下漸與成周異矣周之刑二千五百
呂刑用夏則三千其法蓋輕於成周春秋書晉殺三郤二趙各
從其主不以滅家書其氏則是秋官屋誅之法已廢也覲禮天
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夷王下堂則覲禮遂絕傳言王覲者徒空
名晉侯朝王出入三覲者亦猶通語是故春秋僖二十八年冬
夏皆書公朝于王所夏五月者爲夏正三月本朝時冬爲夏正
之秋不言覲明是時已無覲也典命卿與大夫異爵東周以降
卿大夫雖殊號既爲一科其本爲大夫者或通言佐左氏傳曰

惟卿爲大夫又曰晉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春秋是
以書殺其大夫未有書殺其卿者也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
子男五命大宗伯五命賜則七命賜國亦有異東周制度浸變
故左氏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又曰鄭伯男也
則七命之侯上擬公七命之伯下儕男公羊傳亦曰春秋伯子
男一也此猶有所聞於舊史董仲舒何休之倫橫言春秋改周
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文家爵五等法五行質家爵三
等法三光何其鄙也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東
周猶有孤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黻冕
即周
官之希冕是也雖然卿亦上隆故左氏傳載魯叔孫婁之言曰列國
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按傳叔孫婁但受
三命未四命也職方氏大行人

皆說九州之內方七千里東周四夷交侵地稍迫管子言立
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勅官謂齊桓爲侯伯而所制者六千

里明蠻服已棄在九州外故荆揚邊裔吳楚諸國初見春秋則

從夷狄書之也天官春官所載婦人本與賓客事自陽侯殺蓼

侯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自是以後君母出門則乘輜

輶下堂則從傅姆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漢書張敞傳語此左氏師

說故春秋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北左氏從會稊書姦之例穀

梁且言饗甚於會又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左氏亦言女有家男

有室無相瀆也有參會舊令新令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

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春秋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左氏傳曰

即位而來見也襄元年傳邾子來朝禮也衛子叔晉智武子來

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昭九年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此即如大行人制又曰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未之或失此則十二年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穆王以後則然文襄之霸又定朝牧伯法傳言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曹伯首尾五年朝魯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穆王雖近于春秋爲古文襄之命而言古制猶曰故事云爾有制似鄰類其實異者左氏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周官以氏命職者眾矣庶官得世而執政不得世左氏述晏子之言知齊其爲陳氏叔向言晉事則曰政在家門而春秋書趙鞅叛史墨論魯君失國季氏世政則曰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明執政不

得世授後師吳起對元年之間曰執民柄者不在一族

見說苑建本篇

後師張敞說之曰公子季友有功于魯趙衰有功于晉大夫田

完有功于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

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由此也然叔向復

悲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草隸明大臣得以食邑傳世故後

師吳起教楚悼王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

見韓非和氏篇

三世

當收即二世有祿可知異義引左氏師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

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由此也此皆依據明文不純

以師說爲正褒貶之事或有新意猶在其外左氏有五十凡例

傳所旃表以詒後昆漢師猶依違二家橫爲穿鑿斯所以待杜

預之正也

杜所述典禮訓詁多不遠漢師其

蘭二傳去異端則識在漢師上若乃行事之詳不

以傳聞變故訓之異不以一師成忽其事狀是口說而非傳記
則雖鼓篋之儒載筆之史猶冥冥也違其本志則守達詁而不
知變高子以小弁爲小人之詩孟仲子以不已爲不似先師之
訓可悉從邪要之糅雜古今文者不悟明文與師說異拘牽漢
學者不知魏晉諸師猶有刊剟異言之績故曰知德者鮮豈虛
語哉世有君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
矣

論式

編竹以爲簡有行列鰓理故曰侖侖者思也大雅曰於論鼓鐘
論官有司士之格論囚有理官之法莫不比方其在文辭論語

而下莊周有齊物

齊物論舊讀皆謂齊物之論物兼萬物物色事物三義王介甫始謂齊彼物論蓋欲以七

篇題號相對不可與道古公孫龍有堅白白馬孫卿有禮樂呂氏有開春以

下六篇前世著論在諸子未有率爾持辯者也九流之言擬儀

以成變化者皆論之儕別錄署禮記亦有通論不專以題名爲

質其辭精微簡練本之名家與縱橫異軌由漢以降賈誼有過

秦在儒家東方朔設非有先生之論朔書二十篇則於雜家著

錄及王褒爲四子講德始別爲辭人矣晚周之論內發膏肓外

見文采其語不可增損漢世之論自賈誼已繁穰其次漸與辭

賦同流千言之論略其意不過百名楊子爲法言稍有裁制以

規論語然儒術已勿能擬孟子孫卿而復忿疾名法或問公孫

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棊挽革爲鞞亦皆有法焉

不合乎君子之道者君子不法也吾子篇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

然也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

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問道篇今以楊子所云云者上擬龍非

則跛鼈之與騏驥也漢世獨有石渠議奏文質相稱語無旁溢

猶可爲論宗後漢諸子漸興訖魏初幾百種然其深達理要者

辨事不過論衡議政不過昌言方人不過人物志此三家差可

以攀晚周其餘雖爛雅悉腐談也自新語法言申鑒中論爲辭

不同皆以庸言爲故豈夫可與酬酢可與右神者乎當魏之末

世晉之盛德鍾會袁準傅玄皆有家言時時見他書援引視荀

悅徐幹則勝此其故何也老莊形名之學逮魏復作故其言不

牽章句單篇持論亦優漢世然則王弼易例魯勝墨序裴頠崇

有性與天道布在文章賈董卑卑於是謝不敏焉經術已不行

於王路喪祭尚在冠昏朝覲猶弗能替舊常故議禮之文亦獨
至陳壽賀循孫毓范宣范汪蔡謨徐野人雷次宗者蓋二戴聞
人所不能上施於政事張裴晉律之序裴秀地域之圖其辭往
往陵轍二漢由其法守朝信道矣工信度矣及齊梁猶有繼迹
者而嚴整差弗逮夫持論之難不在出入風議臧否人羣獨持
理議禮爲劇出入風議臧否人羣文士所優爲也持理議禮非
擅其學莫能至自唐以降綴文者在彼不在此觀其流教洋洋
纒纒卽實不過數語又其持論不本名家外方陷敵內則亦以
自債惟鍾秩沈既濟杜佑差無盈辭持理者獨鍾柳論天爲勝
其餘並廣居自恣之言也宋又愈不及唐濟以譁讀近世或欲
上法六代然上不窺六代學術之本惟欲厲其末流江統徙戎

陸機辨亡于寶晉紀以爲駿極不可上矣自餘能事盡於送往
事居不失倨侮以甄名理則僻違而無類以議典憲則支離而
不馴余以爲持誦文選不如取三國志晉書宋書弘明集通典
觀之縱不能上窺九流猶勝於滑澤者嘗與人書道其利病曰
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
謂之知文小學既廢則單篇摛落玄言日微故儷語華靡不埒
其本以之肇末人自以爲揚鑄家相譽以潘陸何品藻之容易
乎僕以下姿智小謀大謂文學之業窮於天監簡文變古志在
桑中徐庾承其流化平典之風于茲沫矣燕許有作方欲上攀
秦漢逮及韓呂柳權獨孤皇甫諸家劣能自振議事確質不能
如兩京辯智宣朗不能如魏晉晚唐變以譎詭兩宋濟以浮夸

斯皆不足邵也將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雖容甫申耆猶
曰采浮華棄忠信爾皋文滌生尚有謾言慮非修辭立誠之道
夫忽略名實則不足以說典禮浮辭未翦則不足以窮遠致言
能經國誦于籩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膠不達形骸智慮之表故
篇章無計簿之用文辯非窮理之器彼二短者僕自以爲絕焉
所以塊居獨處不欲奇羣彥之數者如擲者一二耆秀皆浮
華交會之材譁世取寵之士噓枯吹生之文非所謂文質彬彬
者也故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以上與
人書
或言今世慕古人文辭者多論其世唐宋不如六代六代不如
秦漢今謂持論以魏晉爲法上遺秦漢敢問所安曰夫言亦各
有所當矣秦世先有韓非黃公之倫持論信善及始皇并六國

其道已隘自爾及漢記事韻文後世莫與比隆然非所及于持
論也漢初儒者與縱橫相依逆取則飾游談順守則主常論游
談恣肆而無法程常論寬緩而無攻守道家獨主清靜求如韓
非解老已不可得淮南鴻烈又雜神仙辭賦之言其後經師漸
與陰陽家并而論議益多牽制矣漢論著者莫如鹽鐵然觀其
駁議御史大夫丞相史言此而文學賢良言彼不相剗切有時
牽引小事攻劫無已則論已離其宗或有卻擊如罵侮弄如嘲
故發言終日而不得所凝止其文雖博麗哉以持論則不中矣
董仲舒深察名號篇略本孫卿爲已條秩然多傳以疑似之言
如言王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君有五
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雖以聲訓傳會過當惜乎鐫歆七
略其六錄于漢志而輯略俄空焉不然歆之謹審權量斯有倫

有脊者也今漢籍見存者獨有王充不循俗迹恨其文體散襍
非可諷誦其次獨有昌言而已魏晉之文大體皆埤於漢獨持
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已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乎
尹旁達可以爲百世師矣然今世能者多言規摹晉宋惟汪中
說周官明堂諸篇類似禮家阮元已不逮至于甄辨性道極論
空有槩乎其未有聞焉典禮之學近世有餘名理之言近世取
短以其短者施之論辨徒爲繳繞無所取材謙讓不宣固其慎
也長者亦不能自發舒若凌廷堪禮經釋例可謂條理始終者
及爲儷辭文體卑近無以自宣其學斯豈非崇信文集異視史
書之過哉然今法六代者下視唐宋慕唐宋者亦以六代爲靡
夫李翱韓愈局促儒言之閒未能自遂權德輿呂溫及宋司馬

光輩略能推論成敗而已歐陽修曾輩好爲大言汗漫無以應敵斯持論取短者也若乃蘇軾父子則佞人之戔戔者凡立論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縱橫儒言不勝而取給于氣矜游積怒特蹂稼踐蔬卒之數篇之中自爲錯悖古之人無有也法晉宋者知其病微宜思有以相過而專務溫藉詞無芒刺甲者譏乙則曰鄭聲乙者譏甲又云常語持論既莫之勝何怪人之多言乎夫雅而不核近于誦數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近于彊鉗肆而不制近于流蕩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無其病者莫若魏晉然則依放典禮辯其然非非涉獵書記所能也循實責虛本隱之顯非徒竄句游心于有無同異之間也

如王守仁與羅欽順書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心者正其物之心誠意者誠其物之意致知者致其物

國故論衡
九十五
之知此種但是辭句繳繞文義實不可
通後生有效此者則終身爲絕物矣

效唐宋之持論者利其齒牙效漢之持論者多其記誦斯已給
矣效魏晉之持論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禦人以口必先豫之
以學

文章之部行于當官者其原各有所受奏疏議駁近論詔冊表
檄彈文近詩近論故無取紛綸之辭近詩故好爲揚厲之語漢
世作奏莫善乎趙充國探籌而數辭無枝葉晉世杜預議攷課
鑄穀議罷九品中正范甯議土斷孔琳之議錢幣皆可謂綜覈
事情矣然王充于漢獨稱谷永谷永之奏猶似質不及文而獨
爲後世宗終之不離平徹者近是典論云奏議宜雅書論宜理
亦得其辜較云若夫詔書之作自文景猶近質武帝以後時稱

詩書潤色鴻業始爲詩之流矣武帝冊三王上擬尚書至潘勖
冊魏公爲枚頤尚書本晉以下代用其律比于崧高韓奕徒無
韻耳漢世表以陳情與奏議異用若薦禰衡求自試諸篇文皆
琛麗煒曄可觀蓋秦漢閒上書如李斯諫逐客鄒陽獄中上梁
孝王已然其後別名爲表至今尚辭無取陳數亦無韻之風也
彈文始不可見任昉沈約詆人罪狀言在法外蓋自宋世荀伯
子善彈文醜詞巧詆辱及祖禰今雖不著明其爲任沈法詩之
惡惡莫如巷伯然猶戮及其身今指席及于腐骨其疾惡甚于
詩人矣文選不錄奏疏議駁徒有書表彈文之流爲其文之著
也檄之萌芽在張儀檄楚相徒述口語不見緣飾及陳琳鍾會
以下專爲恣肆顏竣檄元凶劭其父延之覽書而知作者亦無

韻之賦也大抵近論者取于名近詩者取于縱橫其當官奮筆一也而風流所自有殊覽文者觀於文選之有無足以知其好尚異也

辨詩

春官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然則詩非獨六義也猶有九歌其隆也官箴占繇皆詩故詩序庭燎稱箴沔水稱規鶴鳴稱誨祈父稱刺明詩外無官箴辛甲諸篇悉在古詩三千之數矣詩賦畧錄隱書十八篇則東方管輅射覆之辭所出又成相雜辭者徒役送杵其句度長短不齊亦悉入錄揚權道之有韻者皆爲詩其容至博其殺也孔子刪詩求合韶武賦比興不可歌因以被簡

其詳在六詩說

屈原孫卿諸家爲賦多名孫卿以賦成相分二篇

題號已別然賦篇復有侘詩一章詩與賦未離也漢惠帝命夏侯寬爲樂府令及武帝采詩夜誦其辭大備七略序賦爲四家

其歌詩與之別漢世所謂歌詩者有聲音曲折可以弦歌如河南周

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是也故三侯天馬諸篇大史公悉稱詩蓋

樂府外無稱歌詩者自韋孟在鄒至古詩十九首以下不知其

爲歌詩邪將與賦合流同號也要之七略分詩賦者本孔子刪

詩意不歌而誦故謂之賦叶於簫管故謂之詩其他有韻諸文

漢世未具亦容附於賦錄古者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蓋有韻

之文多矣有古爲小名而今爲大有古爲大名而今爲小者周

語曰公卿至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矇誦瞽師矇矇皆

掌聲詩即詩與箴一實也故自虞箴既顯楊雄崔駰胡廣爲官

箴氣體文旨皆弗能與虞箴異蓋箴規誨刺者其義詩爲之名
後世特以箴爲一種與詩抗衡此以小爲大也賦者六義之一
家毛詩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登高孰謂謂壇堂之上揖
讓之時賦者孰謂謂微言相感歌詩必類是故九能有賦無詩
明其互見漢世賦爲四種而詩不過一家此又以小爲大也

文

有韵者古亦似附詩類漢北海相景君
銘乃作誄曰後有亂曰則誄亦是詩

銘者自名器有題署若

士卒揚徽死者題旌下及楊木以記化居落馬以示毛物悉銘

之屬揚雄自言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又比詩類今世

專以金石韻文爲銘此以大爲小也九歌者與六詩同列水火

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則山川之頌

江海之賦皆宜在九歌後世既以題名爲異九歌獨在屈賦爲

之陪屬此又以大爲小也且文章流別今世或錄於古亦有古

所恆觀今隱沒其名者夫宮室新成則有發見禮喪紀祖載則

有遺既夕禮有告祀鬼神則有造見春官原本山川則有說見

詩傳斯皆古之德音後生莫有繼作其題號亦因不著文章緣起

所列八十五種至於今日亦有廢弛不舉者夫隨事爲名則巧

歷或不能數會其有極則百名而一致者多矣謂後世爲序錄

者當從詩賦略改題樂語凡有韻者悉箸其中庶幾人識原流

名無焚亂者也

論辯之辭綜持名理久而愈出不專以情文貴後生或有陵轢

古人者矣韻語代益陵遲今遂塗地由其發揚意氣故感槩之

士擅焉聰明思慧去之則彌遠記稱詩之失愚以爲不愚固不

能詩夫致命遂志與金鼓之節相依是故史傳所記文辭陵厲
精爽不沫者若荆軻項羽李陵魏武鍾琨之倫非奇材劍客則
命世之將帥也由商周以訖六代其民自貴感物以形於聲餘
怒未溲雖文懦弱婦皆能自致至於哀窈窕思賢材言辭溫厚
而蹈厲之氣存焉及武節既衰馳騁者至於絕臚猶弗能企故
中國廢興之際樞於中唐詩賦亦由是不競五季以降雖四言
之銘且拱手謝不敏豈獨采詩可以觀政云爾大史公曰兵者
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
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
情性之理也故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自中唐以降
者死聲多矣長子帥師弟子輿尸相繼也今或欲爲國歌竟弗

能就抗而不隊則暴慢之氣從之矣尨而無守則鄙倍之辭就之矣余以爲古者禮樂未興則因襲前代漢郊祀歌有日出入一章其聲熙熙悲而不傷詞若游仙乃足以作將帥之氣雖雲門大卷弗過也以是爲國歌者賢於自作遠矣

語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此則吟詠情性古今所同而聲律調度異焉魏文侯聽今樂則不知倦古樂則臥故知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爲美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在漢獨有韋孟已稍淡泊下逮魏氏樂府獨有短歌善哉諸行爲激印也自王粲而降作者抗志欲返古初其辭安雅而情弛無節者衆若東哲之補亡詩視韋孟猶登天竺應潘陸亦以楛窳悠悠大上民之厥初於皇時晉受命既固蓋庸下無足觀非其材劣固四言之數

盡矣漢世郊祀房中之樂有三言七言者其辭閎麗跌宕不本
雅頌而聲氣若與之呼召其風獨五言爲善古者學詩有大司
樂瞽宗之化在漢則主情性往者大風之歌拔山之曲高祖項
王未嘗習藝文也然其言爲文儒所不能舉蘇李之徒結髮爲
諸吏騎士未更諷誦詩亦爲天下宗及陸機鮑照江淹之倫擬
以爲式終莫能至由是言之情性之用長而問學之助薄也風
與雅頌賦所以異者三義皆因緣經術旁涉典記故相如子雲
小學之宗以其緒餘爲賦郊祀歌者頌之流也通一經之士不
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之安世房中歌作于
唐山夫人而辭亦爾雅獨風有異憤懣而不得舒其辭從之無
取一通之書數言之訓及其流風所扇極乎王粲曹植阮籍左

思錙琨郭璞諸家其氣可以抗浮雲其誠可以比金石終之上
念國政下悲小己與十五國風同流其時未有雅也謝瞻承其
末流張子房詩本之王風哀思周道無章浸淫及于大小雅矣
世言江左遺彥好語玄虛孫許諸篇傳者已寡陶潛皇皇欲變
其奏其風力終不逮玄言之殺語及田舍田舍之隆旁及山川
雲物則謝靈運爲之主然則風雅道變而詩又幾爲賦顏延之
與謝靈運深淺有異其歸一也自是至於沈約北暹景物復窮
自梁簡文帝初爲新體牀第之言揚于大庭訖陳隋爲俗陳子
昂張九齡李白之倫又稍稍以建安爲本白亦下取謝氏然終
弗能遠至是時五言之執又盡杜甫以下辟旋以入七言七言
在周世大招爲其萌芽漢則柏梁鐻向亦時爲之顧短促未能

成體而魏文帝爲取工唐世張之以爲新曲自是五言遂無可
觀者然七言在陳隋氣亦宣朗不襍傳記名物之言唐世浸變
舊貫其執則不可久哀思主文者獨杜甫爲可與韓愈孟郊蓋
急就章之別辭元稹白居易則日者瞽師之誦也自爾千年七
言之數以萬其可諷誦者幾何重以近體昌狂篇句填委凌襍
史傳不本情性蓋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
溫雅以廣文興諭以盡意晚世賦頌苟爲饒辯屈蹇之辭競陳
誣罔不然之事潛夫引以爲讖見潛夫論務本篇詩又與議奏異狀無
取數典鍾磔所以起例雖杜甫媿之矣訖於宋世小說襍傳禪
家方技之言莫不徵引夫以孫許高言莊氏雜以三世之辭猶
云風騷體盡況乎辭無友紀彌以加厲者哉宋世詩執已盡故

其吟詠情性多在燕樂今詞又失其聲律而詩尤奇愈甚考徵之士觀一器說一事則紀之五言陳數首尾比于馬醫歌括及曾國藩自以為功誦法江西諸家矜其奇詭天下驚逐古詩多詰訕不可誦近體乃與杯琖讖辭相等江湖之士豔而稱之以為至美蓋自商頌以來歌詩失紀未有如今日者也

詩品云經國文符應

資博古撰德駁秦宜窮往烈至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類延之喜用古事彌見拘束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鈔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蟲文已甚又云任昉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尋此諸論實詩人之藥石但顏任諸公足詒書鈔之謂方今物極則變今宜作者豈直書鈔而已比之歌括杯琖夫豈失倫取近體一切斷之

唐以後詩但以參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語則不足誦

古詩斷自簡文以

上唐有陳張李杜之徒稍稍刪取其要足以繼風雅盡正變夫觀王粲之從軍而後知杜甫卑闢也觀潘岳之悼亡而後知元

向之倫未有出屈宋唐景外者也孫卿五賦寫物效情蘇賦諸

七發其後漢武帝悼李夫班婕妤好自悼外及淮南方朔鍾

物卜居而相如大賦自遠游流變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為

也然言賦者多本屈原漢世自賈生惜誓上接楚辭鵬鳥亦方

賈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原楊同雄賦次班生以揚雄七略賈賦下屈

雜賦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

七略次賦為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

限辭語則詩盛遠性情意雜書則詩衰

王維可廢也稱而不寔者謝靈運則韓愈可絕也要之本情性

門大守敘事諸篇而後知白居易鄙倍也淡而不厭者陶潛則

積凡俗也觀郭璞之游仙而後知李賀詭誕也觀盧江府吏鵲

篇與屈原橘頌異狀其後鸚鵡焦鶴時有方物及宋世雪月舞
鶴楮白馬諸賦放焉洞簫長笛琴笙之屬宜法孫卿其辭義咸
不類徐榘有玄螻漏卮圓扇橘賦諸篇雜書徵引時見一端然
勿能得全賦大比孫卿之體微矣陸賈不可得從迹雖然縱橫
者賦之本古者誦詩三百足以專對七國之際行人胥附折衝
于尊俎閒其說恢張譎宇紬繹無窮解散賦體易人心志魚豢
稱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文辯之雋也武帝以
後宗室削弱藩臣無邦文之禮縱橫既黜然後退爲賦家時有
解散故用之符命即有封禪典引用之自述而荅客解嘲興文
辭之繇賦之末流爾也雜賦有隱書者傳曰談言微中亦可以
解紛與縱橫稍出入淳于髡諫長夜飲一篇純爲賦體優孟諸

家顧少耳東方朔與郭舍人爲隱依以譎諫世傳靈棋經誠僞書然其後漸流爲占繇矣管輅郭璞爲人占皆有韻斯亦賦之流也自屈宋以至鮑謝賦道既極至於江淹沈約稍近凡俗庾信之作去古踰遠世多慕小園哀江南輩若以上擬登樓閒居秋興蕪城之儕其靡已甚賦亡蓋先于詩繼隋而後李白賦明堂杜甫賦三大禮誠欲爲楊雄臺隸猶幾弗及世無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賦遂泯絕近世徒有張惠言區區修補黃山諸賦雖未至庶幾李杜之倫承千年之絕業欲以一朝復之固難能也然自詩賦道分漢世爲賦者多無詩自枚乘外賈誼相如揚雄諸公不見樂府五言其道與故訓相儷故小學亡而賦不作

漢世樂府七略錄爲歌詩上自郊祀下訖里巷歛趣皆見罔羅
其外有短簫鐃歌李延年復依西域摩訶兜勒之曲以造新聲
二十八解魏晉之間但歌白紵諸曲猶有繼者聲有曲折故妃
呼稀幾令吾之屬閒雜聲氣鐸舞歌聖人制禮樂篇其有散聲

益明

其辭載宋書樂志云昔皇文武邪彌爾舍善誰吾時吾行
許帝道銜來治路萬邪治路萬邪赫赫意黃運道吾治路

萬邪善道明邪金邪善道明邪金邪帝邪近帝武邪邪邪聖皇
入音偶邪尊來聖皇入音及來義邪同邪鳥及來義邪善草供
國吾咄等邪鳥近帝邪武邪近帝武邪武邪武邪應節合用武邪尊
邪應節合用酒期義邪同邪酒期義邪善草供國吾咄等邪鳥
近帝邪武邪近帝武邪武邪邪下音足木上爲鼓義邪應眾義邪
樂邪邪延否已邪鳥已禮祥咄等邪鳥素女有絕其聖鳥鳥武
邪此邪鳥吾等字皆是散聲巾舞歌公莫篇則以吾字嬰字何
字作散聲蓋古歌曲被管弦者皆一字一聲未有如今疊字者
也故不得不假散聲以宣其氣宋人燕樂亦無疊字而有散聲
張炎詞源所載哩囉等字是也今南方里巷小弄皆然不失古

法至大曲則皆疊尋晉語載惠公改葬共世子臭達於外國人
字古所謂鄭聲矣

誦之曰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
威懷猗違皆曲折詠歎之詞舊讀以爲有實義者非也樂府可
歌故其辭若自口出後人雖欲摹擬既失其音皮之不存毛將
焉傅矣然古人即辭題署而後人虛擬其名何世蔑有破斧候
人燕燕于飛諸篇皆虞夏舊曲也

見呂氏春秋音初篇

周之詩人因其言

以成己意且周世里巷歌謠本有折楊皇華文見莊子皇華即
小雅之篇而里巷襲其語折楊以後李延年二十八解復有云
折楊柳者此皆轉相因襲者也世言樂府聲律既亡後嗣不宜
復作此則今日俗詞寧合宋人宮律然猶繇延勿替何哉樂府
或時無韻是猶周頌諸篇不應常節蓋其逗留曲折非韻所持
固詩之特異也若乃古今異音部類離合代有遷變文士不達

其意喜改今韻以就方言詞之末流有甚於反舌者而世或言

樂府興於巷陌方國殊致何必正音不悟樂府雖變其爲夏音

則同未有泯亂大略者也沙陀契丹金元以降多雜塞外方音

唐世所未殺亂而皆獵其部次夫載祀相隔不踰百稔聲韻乃

遠離其本明自他族挾之以變非自變也按切韻本考合南北正音不失倫紀唐韻

因之而韻英考聲見于慧琳所引者多與之異如富婦等字讀入魚部此乃秦音通轉非爲譌誤宋世官韻猶未大變舊制蓋

猶會合南北之音也其詞已漸有離合至樂府指迷詞林韻釋書皆出于宋世而部署諸孤全無友紀殆不似人類之言則宋

世汴京方音已大變于古昔矣孫卿云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夫詞

與南北曲者通俗之用樂府則已古矣蒙古異音夏侯寬杜夔

諸公豈能知其節邪或曰李延年已采西域之音以爲武樂隋

世亦有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諸部今之詞自龜茲樂

來何以見夷音不可用也應之曰四夷之樂用于朝會祭祀燕

饗自周官鞀師鞀鞀氏見其端小雅曰以雅以南傳曰東夷之

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

籥舞朱離後漢書班固傳作兜離白虎通義省言兜周時朱音如兜兜

離則所謂摩訶兜勒者西域即用梵語摩訶譯言大兜勒兜離譯言聲音高朗其音本作解離為離字

彈舌解離為形容語若作名詞即是解勒為但周漢無麻部音故書作兜勒兜離耳離字古本音離詩傳作朱離音亦如兜離

明自張騫以上鞀鞀氏已用其聲歌然獨王者施之陳於門外

不及侯國漢世變為新聲是乃因其節奏而文字調均從中國

猶以假給邊將不及郡縣隋世龜茲樂盛行閭閻文帝尚云無

復正聲不祥之大今之燕樂即此胡戎歌也其辭變夷從漢亦

與李延年同法故自唐世已有短詞與官韻未相出入此則名

從主人物從中國古之制也今縱不能復雅樂猶宜存其節制
詞已失其律度南北曲復曼衍不可究論然叶音宜以官韻爲
準樂府者最近古初楚漢之聲存于江左而隋唐謂之清商隋
文以爲華夏正聲今江南荆蜀諸筵弄其緒也比于燕樂尚清
緩有士君子風宜就古二十二部稍稍爲之分合以存漢魏兩
晉江左遺聲于是有知律者爲之調其弦匏笙簧而已矣

諸四言韻語者皆詩之流而今多患解弛箴之爲體備於揚雄
諸家其語長短不齊陸機所謂頓挫清壯者有常則矣自餘四
言世多宗法李斯閒三句以爲韻其執易工如其辭旨宜本之
情性參之故訓稽之典禮去其縟采泯其華飾無或糅雜故事
以亂章句先民有言既雕既琢復歸於樸此之謂也近世曾國

藩獨慕漢書敘傳四言之用自漢世已衰敘傳雖非其至自雅
頌以下獨有李斯章孟揚雄班固四家復欲陵轢其上固以難
矣韓愈稍欲理其廢絕辭已壯麗博而不約鮮溫潤之音學之
雖至猶病傀怪不至乃獷獷如豺狼聲詎非正以雅頌其可爲
典刑耶若夫碑版之辭蟬嫣不絕體以四言末則不韻此自漢
碑已導其原韓愈尚優爲之然唐人多喜造辭近人或以爲戒
余以爲造辭非始唐人自屈原以逮南朝誰則不造辭者古者
多見子夏李斯之篇故其文章都雅造之自我皆合典言後世
字書既已乖離而好破碎妄作其名不經雅俗之士所由以造
辭爲戒也若其明達雅故善赴曲期雖造辭則何害不然因緣
緒言巧作刻削呼仲尼以龍蹲席高祖以隆準指兄弟以孔懷

稱在位以曾是此雖原本經緯非言而有物者矣

正齋送

葬不欲厚祭不欲瀆靡財于一奠者此謂賊竭思於祝號者此謂誣諸爲歸人纂述者亦齋送之事也不得其職甚乎以璠璣斂矣古者弔有傷辭謚有誅祭有頌其餘皆禱祝之辭非箸竹帛者也上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正義曰弔辭口致命傷辭書之於版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贈書贈於方若九若七若五諸在版者皆百名以下其字有定贈之多者不過九行傷辭多者不過百字上世作者雖若滅若沒哉觀魏武帝過橋玄墓不忘疇昔爲辭告奠其文約省哀戚爲已隆矣斯蓋古之令軌爲法於今者乎誅者誅其行迹而爲之謚記曾子問曰賤不誅

賁幼不誅長天子稱天以誅之周官大史遣之日讀誅文音流

別傳曰詩頌箴銘之篇皆在往古成文可依而作惟誅無定

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為孔子誅文龍

及御覽五百九十六引列女傳述魯展禽妻誅夫事古者諸侯相誅猶謂

之失況以燕昵自誅其夫以後生所託也詩傳曰喪紀能誅可

以為大夫大夫不當有誅人事蓋稱君命為之辭周禮春官御

鄭以為佐作詔令按後漢書周榮傳尚書陳忠上疏薦榮子興

曰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臣等既愚聞而諸郎多文俗吏鮮

有雅材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

辭多鄙固是則周漢王言亦由假手惟漢初高祖孝文或親自

亦視此
詔於新氏揚雄不在史官而誅元后後漢大司馬吳漢薨杜篤
以獄囚上誅由是賤有誅貴者矣宗廟之樂天子有頌以其成

功告於神明自下蓋謂之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辭也大祝
六辭一曰祠舊讀以爲辭今蓋未諦若夫攻說之文對於神祇
非用之人鬼者也凡此三族後世稍分爲十餘種而或施諸刻
石文敝者宜返質謂當刊剝殊名言從其本自傷辭出者後有
弔文賈誼弔屈原相如弔二世錄在賦篇其特爲文辭而述可
見於今者若禰衡弔張衡陸機弔魏武帝斯皆異時致閔不當
棺柩之前與舊禮言弔者異惟東哲弔衛巨山蕭孟恩二首斯
得職耳今之祭文蓋古傷辭也喪禮莫而不祭故既夕禮曰若
奠受羊如受馬兄弟贈奠可也所知則贈而不奠今在殯宮而
命以祭言則不度文章緣起曰後漢車騎郎杜篤始作祭延鍾
文不知其吉祭耶抑喪奠也神固不散非類雖在吉祭於古未

有異姓爲主者士禮既崩近世或有功德在民祭於州邑及夫
往世特達之士比干夷齊魯連鄭康成之倫廟祀猶在有特豚
魚菽之祭爲之祭文可也其旁出者有哀辭文章流別傳曰崔
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

御覽五百
九十六引

蓋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長殤以下與鮮死者同列不可致弔
於是爲之哀辭禮以義起是故馬仲都以元舅車騎將軍之重
從駕溺死明帝命班固於馬上三十步爲哀辭

同上

蓋君臣慎

禮不以貴寵越也今人以哀辭施諸壽終斯所謂失倫者衛巨
山爲楚王瑋矯詔所誅方之舊典宜哀辭而東哲自郡赴喪爲
文以弔亦少衰矣其餘輓歌之流當古虞殯徒役相和若春耕
者有歌焉不在士友有傷辭則弔文輓歌可以省自誄出者後

有行狀誄之爲言彙其行迹而爲之謚故文心雕龍曰序事如傳辭靡律調誄之才也此則後人行狀實當斯體唐世行狀以上考功固爲議謚作也然以誄無恆制多制華辭爲方人之言聖賢羣輔錄列二十四狀皆與序事有異且作狀者既爲先賢即與讀誄議謚異用文章緣起曰漢丞相倉曹傅幹始作楊元伯行狀舊作傅胡幹誤蓋漢末文士事不師古以意題別其名其特別傳又作漢司空李邵有家書見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荀氏亦有家傳斯並謹牒之細其越代作傳者又異是若管輅別傳作於弟辰斯行狀之方也知行狀爲誄者則行狀可以省今人議謚上不因誄下不緣行狀誄與行狀皆空爲之欲辨章是非記其伐閱者獨宜爲別傳誄行狀所以議謚謚有美惡而誄行狀皆諛不稱其

職別傳作於故舊其伎猶多在他入斯適矣自頌出者後有畫

象贊所謂形容者也文章緣起曰司馬相如始爲荆軻贊聞之

舊訓贊者佐也

士冠禮士昏禮注

助也

天官大宰注

孔子贊易禮有贊大行

班固漢書贊及食貨郊祀溝洫諸志非獨紀傳然則贊者佐助

其文非褒美之謂也言辭不盡更爲增廣在賦稱重在六藝諸

子稱贊荆軻贊今不可見而七略雜家有荆軻論五篇司馬相

如所次論有不足輔之以贊自佐其論非以佐軻諸爲畫象贊

者佐其圖畫非佐其人世人昧于字訓以贊爲褒美之名畫象

有頌自揚雄頌趙充國始斯則形容物類名實相應贊之用不

專於畫象在畫象者乃適與頌同職其同異之故宜定若夫銘

刻之用要在符契孔琳之有言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

而傳國之璽列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此其取朴略者已
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宗彝有銘聖人之操
左契其在下士王喪僮約亦決券書之非以揚功德也諸有服
器物勒工名以致其誠非以事鬼神也上自槃盂下逮几杖皆
有辭以自飭非以祝壽考也鐘鼎庸器告於神明周之尸臣衛
之孔惺莫敢僭頌名而叔世立石自頌變秦始皇大山諸刻猶
不稱碑其後死人之里鬼神之宅刻碑者浸眾碑表神道石闕
其始皆在寢廟後馳于墓宮庭有碑以此識景廟則從之又麗
牲焉記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桓楹故謂之表及其
在墓碑者所以下棺表即無有漢世乃增建之石闕者周官所
謂象魏梁陸倕爲石闕銘正在兩觀然自舜墓已爲石郭故楚

語曰楚靈王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象九

疑之芻也神道者說文云場祭神道也釋宮曰廟中路謂之唐

唐即場字索祭祀于槩自槩而入故其路謂之神道漢有嵩山

大室神道石闕銘與說文言場相應周禮天神地祇不祭于屋下大室立廟亦不應禮此

但證廟有神道耳其後墓道象之孟子曰孔子歿子貢築室於場則墓

有神道矣自漢以降碑表二名轉相亂及今無有知神道爲廟

制者墓前神道始見漢李廣傳及晉神道猶在碑前爲二石柱

水經陰溝水注過水南有謙定王芻芻前有碑碑南二百許步有兩石柱高丈餘石榜云晉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州江

州諸軍事安東大將軍謙定王河內溫司馬公墓之神道是神道與碑爲二而晚世衆稱爲神道碑

守文不綜其實因以盲瞽觀漢世刻石稱銘者記其物稱頌者

道其辭斯則刻石皆頌也周制天子始有頌記言善頌善禱謂形容非真作頌

漢則下逮庶官名號從是弛矣昔魯有駟頌自季孫行父請周而史克作之漢楊雄爲趙充國頌猶奉天子命也文章緣起曰漢惠帝始爲四皓碑猶帝者賜之也今以匹士專作頌辭與賤者誅貴等雖然自朱穆蔡邕私立謚號荀爽聞而非之張璠以爲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準是則立碑固不可訓後漢士庶專務朋游故吏私人黨附舊主鴟梟之惡喻以鳳皇斗筭之材比於伊管稱譽過情有亂觀聽晉武帝以石獸碑表私褒長僞下詔禁之犯者雖會赦皆當毀壞見宋書禮志延及宋世裴松之以良史陪屬申議禁斷誠懼其妨正也唐律諸在官長吏實無政迹輒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稱已善申請於上者杖一百有臧重者坐臧論受遣者

各減一等然猶許死者立碑爲之等制夫生人立碑則亂政死者立碑則亂史生人遣人有臧爲死者遣人獨無臧邪漢世碑文本頌之別雖有陳序則考績揚摧之辭不增其事文勝負故不爲史官所取無害于方策唐世漸失其度其後浸淫變爲序事與別傳同方別傳幸有他人所作辭有進退不壹於褒揚碑即子孫與金氣貸其言不得不美既述其事虛張功狀觀之若真終于貞偽提殺爲史批稗可無斷乎漢之立碑或爲處士名德民所鄉往今乃壹爲尸位之夫氣米以爲傳昔人所郵今雖不爲史官氣米猶易顧炎武所以惡言義取者也又自胡元以降金石略例代有增損既崇時制時制不適又以前世爲準典度雜糅未知所鄉今舉其要者數事三公稱公九卿稱卿此漢

制也晉世無爵者謚稱子唐六典大常博士曰凡王公以上擬

謚皆迹其功德而爲之寢敗無爵稱子則知王及五等舉爵三

公稱公

唐世如陸贄韓愈皆未至三公亦無爵邑若舉其謚當云宣子文子耳而當時已云宣公文公此不應法今

世既無三公乃以三品以上蓋乏自下即稱曰君漢世賜爵自

列侯至五大夫輩通得言君

高帝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爵或人君上所尊禮是其證

入案秦制二十級爵惟兩漢踵行之三國以還更不襲用而晉武帝即位詔云賜民爵五級宋武帝明帝齊高帝陳武帝即位詔皆云賜民爵二級若非具文則是承襲漢制以其輕賤故史志不載邪買爵既易宜無有不君者

昔人稱君非專用于碑誄自作書疏亦以稱焉索靖月儀十八章首尾皆署君白沈約捨身願疏首署優婆塞沈君敬白十方

三世諸佛徐陵與王僧辯書首尾皆署孤子徐君頌首與章司空昭達書首署君白末署徐君呈答諸求官人書末署徐君白

答族人梁東海大守書末署君問若云尊者與卑則不應施于諸佛及大尉司空也若云門下後書避其主諱則索靖月儀相

承以爲靖手書也意當時列侯卿尹皆自稱君猶大史公之自署耳索沈皆侯索至後將軍沈至高書令徐後亦至尚書僕射

建昌縣侯惟與僧辨書時階位尚卑豈從人追改乎又宋王僧
達祭顏光祿文稱王君以山蓋野酌敬祭顏君之靈齊鑑善明
欲以沙門僧巖應舉三書譬曉末皆署鐳君白荅似非後人追
加以僧達封寧陵侯善明封新塗伯耳顏氏家訓風操篇云昔
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皆稱名江南輕重各有謂號
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省此則稱君者當依爵
論而江左晉宋之五等侯秩在開國子男下陳承梁制湯沐食
侯第七品鄉亭侯第八品並視千石關中關外侯第九品視六
百石則亦財比漢之五大夫也品秩相擬當時守令
自可稱君近世則五等之貴班踰執政非其比矣 方今封爵

至吝下執事而君稱之斯何禮也若循時制文官五品以上稱

大夫六品以下稱郎武官二品以上稱將軍三品以下稱都尉

五品以下稱騎尉八品以下稱校尉題曰某官某大夫某官某

郎某官某將軍自下準此如是亦給矣今題封贈于上書某公

某君于下大夫將軍而言公郎校尉而言君 按安陸昭王碑文稱公者時實贈司

徒竟陵文宣王行狀稱蕭公者時實爲大傅非今人所可藉口稱名相駁其詭一也漢世大守

所居稱府因以號府君自漢世祖宋武帝以稱其祖不追王故
舉其下者尊之今士庶並題其父曰府君身無半通青綸之命

而有連城剖符之號其詭二也周制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

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赴於他國雖君猶稱不祿赴於君雖

大夫士謂之死唐制二品以上稱薨五品以上稱卒自六品達

於庶人稱死

見唐書百官志禮部郎中員外郎下

今度制既無明文殤于官通言

身故若從時制當書故不得書卒書卒即背于今大學士督撫

諸官或則書薨唐制二品言薨有明文其輔臣大吏多有封爵

書薨可也今無爵則不得比諸侯非諸侯書薨又背于古其詭

三也且刻石皆銘也自漢訖今或前爲記敘後繫以銘記敘已

刻石非銘云何名實不辨而瑣瑣以言式例其諸比于放飯流

歌問無齒決者歟詩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者有其器斯
 銘之無其器斯不銘矣今世葬無窆石廟不麗牲而空立石為
 碑名實既爽則碑可以廢余念為一人述事者固有別傳為神
 廟興作識其年歲者刻石作記可也昔元魏修野王孔子廟鍾
 明等以為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宜立記其文曰仲尼傷道不
 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鐸遂旋車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于
 太行嶺南為之立廟蓋往時回轅處也見水經此則記之與頌
 在石有殊漢世亦嘗作周公禮殿記今立廟者宜以為法其有
 山谷之士獨行之賢不見記錄而芳烈在民立祠堂以昭來許
 宜序其行事而已若夫封墓以為表識臧志以防發掘此猶隨
 山聚木用記地望本非文辭所施世言孔子題季札墓其情偽

不可知就今所摹寫者財有題署固無記述之文墓志始作自

項伯

水經沔水注元嘉六年安陽大水破墳
得一塋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塋

及王莽大司徒甄

邯見南史何承天傳

邯志有題署無文辭及張氏穿中記傅玄為江夏

太守任君墓誌銘文稍縟矣

按南齊書禮志云墓銘不出禮典
近宋元嘉中顏延之作王球石志

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諸妃之
重禮殊恆列既有哀策謂不須石志是則石志餘辭以代碑表

耳若復兩作是乃辭費

後生作者梧酒之愛自謂久要百年之化悲其天

枉于情為失衷于事為失順淫溢不節權厝亦為之志

朱張推兒墓志

云元徽元年十月甲辰十七日庚申
權假宅窆於西楸則此事起于南朝

作志之情本以陵谷變遷

慮及久遠權厝者數年之事當躬自發掘之于是作志又違其

本情矣若斯之倫悉當約省盈辭裁奪虛作墨翟揚王孫之事

雖不可作要之慎終追遠貴其樸質者也

國故論衡中

餘杭章見伊校